

# 千里行军越险峰

■王德赛 郝宣



1000公里,6道达坂,海拔5000米。在行军途中,一支应急救援小组连续攻坚几个昼夜,保障车队顺利完成机动任务。深秋,我们来到冰山脚下,有幸听说一次千里行军的动人故事。

## 一

陆军某团下士彭志,22岁,精瘦干练。三级军士长向新军是个老兵,个头不高,身体很壮实,面庞黝黑发红。向新军是彭志的带教人,彭志喊他师傅。

那年春季,他们在团接到上级命令,需要迅速机动至西部高原某地。从该团驻地到西部高原,路程有千余公里,沿途需要跨越两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和一片广袤的无人区。主要行驶的道路如一丝丝带缠绕在雪峰之间,通行难度可想而知。那时虽已入春,高原仍是冰雪盖地、风雪漫天,行军难度又增加了一层。

为保障顺利行军,该团党委决定各营车队依次沿公路行军。另外设一支抢救抢修小组,驾驶应急救援车行驶在车队尾部。彭志与向新军就在这个小组中。

## 二

部队在凌晨出发,计划于第一天傍晚抵达位于山口处的某地级市辖区,进行野外宿营。首日行车,行驶道路大多平缓,但首场考验就发生在当日傍晚。

这天日新西斜,彭志正驾车在公路上疾进,忽然听到对讲机里传来问话:“远处怎么有黄扑扑的一条线?”彭志伸长脖子,刚想远眺,坐在副驾驶的向新军发话了:“专心开车,是沙尘暴。”

春季的沙漠周边,是沙尘暴的高发区域。十几分钟后,一阵黄风吞噬了天空,飞旋着朝车队袭来。狂风卷起沙砾,重重拍打着车窗。彭志轻点刹车,谨慎地减速慢行。

迎着风沙前行,车队终于到达宿营点——此时,沙尘暴依旧肆虐。彭志刚打开车门,就被风沙迷了眼,赶紧戴上面

罩。另一边,向新军正高声指挥驾驶员,让他们驾车围成三角形,好阻挡些风沙,方便宿营。

晚上,帐篷被吹得猎猎作响,彭志翻来覆去睡不着,扭头一看,却见向新军早已进入梦乡。

次日出发,彭志被风声扰得一夜未眠,强打着精神。向新军重重一拍他的肩膀,“我来开!”

## 三

卡车已行驶到一座大山脚下。彭志抬头望去,只见大山绵亘不绝,峭壁如剑般矗立。

向新军与彭志驾驶的某型军用重卡载重超过10吨,越野性能良好。即便如此,彭志心里也有些惴惴不安:这辆大家伙,真能征服眼前这座连鸟都飞不过的雄山吗?

此时,向新军沉稳地握住方向盘,目光专注,直视前方。窗外峭壁林立,悬崖就在脚下,彭志不由得抓紧安全带。转过一道急弯,向新军对彭志说道:“走这种‘天路’,一定要稳。方向要稳,不能急转;刹车要稳,不能全刹。看到悬崖别怕,车头超出悬崖一点没事……如果突发险情,宁肯自己掉下去,也不能慌乱出错,连累全队。”听着师傅的教导,彭志看着云雾缭绕的悬崖,紧张得咽了口唾沫。

这途中最先遇到的3个达坂,素有“长、险、高”的名号:第一道达坂是“长”,第二道达坂则是“险”。这二道达坂的坡度近50度,道路狭窄,因海拔高,路基筑于冻土之上,部分路段塌陷,凹凸不平,过路的重型车辆极易发生故障。有一位老军士曾说,想过二道达坂,要有专业的排障力量。

果不其然,故障出现了。向新军驾着重卡正在爬坡,对讲机里忽然传来紧急呼救:某车辆发动机熄火,停靠在半山腰,现已由前车拖拽至山顶平台,急需维修。此时,已是晚7时许,为保证行军进度,团领导决定车队继续前进,将故障车辆留下,交由抢修小组处置。等向新军他们赶到故障车旁,天色已暗,大雪纷飞。

路面很快被大雪覆盖,结上了一层薄冰。向新军从车上下来,只穿着一件单薄的作训服。他口衔手电筒,一个扑身钻进车底。没一会儿,彭志嘴唇冻得发紫,他找来大衣递给师傅,却被拒绝了,“穿上行动不便,耽误事。”

维修了两个钟头,向新军才从车底

爬出来。他的眉毛上结了一层霜,脸上也没了血色。抹了一把脸,向新军笑着说:“还是车底暖和啊!”

夜色渐深,再赶路已不可能,抢修小组决定与故障车组战友就地宿营。彭志去车上拿了些自热食品,回来却发现师傅正盯着地面发呆,叫他几声,才有反应。这是缺氧加上失温的症状,彭志赶忙上车找来氧气瓶。

晚上,彭志抱来两床棉被盖在向新军身上。风雪呼啸,彭志又冷又困,可因担心师傅,将近天亮才短暂入眠。

第二日清晨,彭志睁开眼,发现向新军正收拾被褥。没等彭志问他的身体状况,向新军便朝他招招手:“准时出发。”

车子开动,依旧是向新军驾驶。路上,彭志问他:“您身体真的没事了?”向新军头也不转,语气中带着威严,“别操心闲事!专心看路!”

听着师傅中气十足的声音,彭志的心定了定,可又有些奇怪:翻过二道达坂,最险的路就走过了,而后的三道达坂虽然同样高峻,但路况要好走一些……师傅为什么还那么严肃呢?

## 四

3个小时后,在三道达坂下坡的时候,险情突发——因前夜下过雪,路面湿滑,重卡竟然刹不住车了,一路向山谷滑去。

“师傅,踩刹车!”

“踩了,刹不住。现在车速不快,你准备跳车!”向新军格外冷静。

彭志不同意,他望向山谷,估摸这里离谷底还有至少千米高度,“那你怎么办?这里离平地还远得很!”

“跳!”看到当前道路坡度较缓,向新军大喝一声。彭志只能遵从命令,打开车门跳下了车。他双脚落地,滑了几米才站稳。

此时,重卡的轮胎已经抱死,但仍止不住下滑,在冰路上拖出两条长长的黑痕。彭志发现,随着滑行距离拉长,车辆惯性也在加大——重卡的速度也越来越快。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

危急之际,向新军发现前方有一处路宽阔的弯道,道旁有一个施工留下的土堆,能作为一道缓冲。他一脚踩死刹车,两手握紧方向盘,重卡笔直朝土堆冲去。

车头冲过土堆,一阵尘土飞扬,而后重重地顶在一道峭壁上,终于停了下来。等峭壁上方的落石滚完,向新军才

从驾驶室下来。此时,汗水已然浸透他的后背。

彭志和几名战士快步赶来。他们对车辆进行检查,发现只是保险杠受损,并无大碍。维修完刹车部件后,这辆重卡可以再度上路。

彭志钦佩极了,向师傅竖起大拇指。向新军摆摆手,示意彭志上驾驶室,抓紧时间出发。“记住这里,不要大意,高山千里行军,处处都是魔鬼坡!”向新军语重心长地嘱咐道。

在高原长途行驶,与恶劣天气和危险路况较量,不断考验着人的身体和意志。

连翻6道达坂,他们终于赶上大部队。此时已到平地,海拔高度有所降低,河岸上有了绿草,成群的藏野驴和藏羚羊散着步,时时奔跑在高原草甸上。

“过了这片海子,就到兵站了。从兵站再往前走一天,就到终点了。”向新军严肃的脸上有了笑意,“这条路上经常有土拔鼠,愣在路中间一动不动。遇到时要小心,尽量避开,别伤害它们。”

正说着,前方车队有一名战士突发高原反应,陷入昏迷。抢修小组迅速把这名战士送到在附近驻训的野战医院。

## 五

冰山脚下,风雪交加的夜晚,彭志向

我们讲述了这次行军中最后一个故事。行军的最后一夜,宿营熄灯后,彭志早早入睡。等起床号吹响,彭志睁眼,眼前却是一片黑暗。向新军见彭志有异样,伸手在他眼前划拉,见他毫无反应,赶紧叫来同班战友,把彭志送到了卫生连。

暂时性失明,军医作出判断。这属于高原反应,需要静养,可以慢慢恢复。

向新军肩负起了照顾彭志生活的责任。早晨,他为彭志端水洗漱;中午,他给彭志打饭洗碗……

4周后,彭志恢复了视力。看到悉心照料自己的师傅,彭志哭了。恢复视力后,他做的第一件事,是去摸一摸方向盘。

说完这个故事,彭志像他师傅一样,哈哈一笑。高原官兵讲完自己的故事后,常以这种爽朗的笑声结尾。

我们问彭志:“暂时性失明期间,你想想最多的是什么?”

彭志笑了笑,摸摸脸上的“高原红”:“我想眼睛快点好吧,我还得开车上高原呢。”



## 飞行乐章

■李正

塞北的秋风率先奏响  
深沉的岁月浅吟低唱  
机务战士屏气凝神  
不让噪声闯入心房

打开工具箱  
像拎出小提琴  
嵌入铆钉  
鼓点似的作响  
充电、加油  
声音低缓悠长  
悬挂导弹  
仿佛将长号吹响

飞行员阔步而来  
犹如乐队指挥  
驱鸟兵开始列队鸣枪  
——这是飞行的前奏  
加速、尖啸  
小号般令人神往  
炽热的火焰爆裂  
升腾成一个跳跃的音符  
向上,激昂高亢

轻拂云朵  
弹拨星光  
在那蓝色的琴弦上  
奏响更加动听的乐章

# 化为一颗子弹

■李要军

##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新兵连进入实弹射击环节,王浩博兴奋不已,他知道自己离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又近了一步。

王浩博的父亲是名老兵。儿时,父亲专门带他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。飞机、坦克、大炮,特别是馆藏的那支有着修长枪身、锃亮枪刺、木质纹路仍清晰可辨的苏制M1944莫辛—纳甘步枪,让他记忆尤深。据讲解员介绍,被誉为“志愿军特等神射手”的张桃芳,就是用这支枪在抗美援朝战场狙击点上战斗了32天,用436发子弹击毙敌人214名,创下志愿军冷枪狙击杀敌的最高纪录。王浩博仰头听着,满怀向往。

从那以后,那支狙击步枪时常出现在他梦中。他开始收集自己的“枪”。那些用木头、塑料、钛合金制成的“枪”,伴他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在王浩博读大三的那年,电影《长津湖》热映。影片中,志愿军战士手握钢枪,俯卧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阵地上,直至被冻成冰雕,仍然保持战斗冲锋的姿态。连长杨根思在只剩自己一人时还坚守阵地,毅然夹起炸药包冲向敌人,与他们同归于尽……一幕幕场景令人动容。王浩博的热血被点燃,童年的梦想再次苏醒——他要成为一名战士,拥有自己的枪,在祖国需要的时候,化身为一颗子弹射向敌人。在父亲的支持下,他毅然参军入伍。

新兵接触枪的机会有限。每当看到老兵擦枪,王浩博就会蹲在一边盯着,那眼神仿佛是在看久违的老友。

一次,一名上尉注意到了他对枪的痴迷,问他,“你为什么喜欢枪?”

“因为枪有生命!”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。

上尉笑了,“你说得对,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,枪在人在!”他边擦拭着手

中的武器,边补充道:“枪是有血性的,使用它的人也得英勇无畏才行!”

终于到了新兵连第一次据枪训练,王浩博握着手中的枪,心情激动。他仔细观察手中的武器,只见枪身整体呈现暗黑色调,可伸缩式枪托能让不同身高、臂长的射手,找到最佳持枪姿势……“这样的装备如果到了神枪手手里,能发挥多大的威力呀!”他又想起了小时候经常在梦中出现的那支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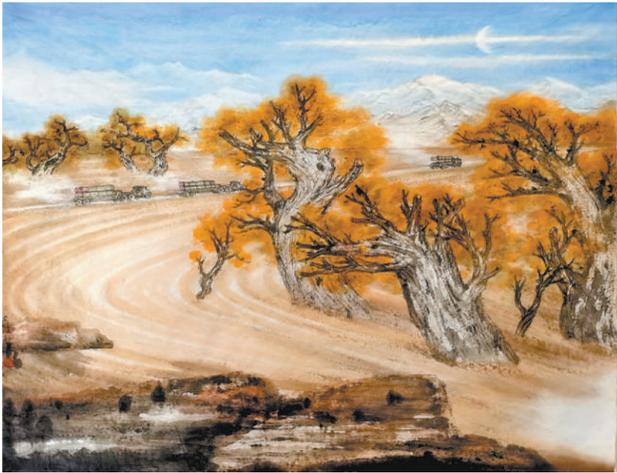
击步枪。

“向射击地线前进!”“卧姿装子弹……射击!”秋日午后,伴随指挥员的口令,王浩博和新兵战友各自走向自己的射击位置,开始了第一次实弹射击。

“绝不能浪费手中的每颗子弹,不仅要做到‘缺口、准星、靶心’三点一线,更要追求‘眼、手、心’三者合一……”5发子弹打出50环的王浩博,兴奋地和新兵战友们分享心得。

授枪仪式,是军人特有的“成人礼”。“我宣誓,要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装备……”当接过侦察连连长给自己授予的枪支时,王浩博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。

当晚,王浩博梦见自己化为一颗子弹,从枪膛中呼啸而出……



大漠砺剑(中国画)

陆千波作

## 描红

■牛昱森

## 情感兵站

眺望,军人的情感故乡

11月的高原晴空万里,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党旗山旁,战士兰锋正在用油漆笔描红。

这是兰锋驻守哨所的第二年。从参与建起这个哨所的张俊祥班长,到牺牲在山路上的军马“飓风”,老班长给他讲了很多这里的故事。“这人呐,就得有股子精气神支撑着,才能耐得住寂寞、受得住艰苦。你看这党旗山,方圆几里都能看到这面鲜红的旗帜,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”这是班长常说的话。

哨所官兵的任务不只是驻守,还要在喀喇昆仑山的边境线上巡逻。每次例行巡逻,战士们要在崇山峻岭中走十几公里。

“班长,巡逻一趟走这么远的路,你为啥没有高原反应?”第一次参与巡

逻任务,到达巡逻终点时,兰锋看着湛蓝的天空与远处连绵的雪山,喘着粗气问道。

班长是个30多岁、皮肤黝黑的汉子。他拍了拍兰锋的肩膀笑道:“习惯了也就好了。”兰锋知道,班长嘴里的“习惯”,不仅是身体上的,还是意志层面的。

终于,兰锋描红完毕。他看着党旗山上耀眼的那抹红,心中骄傲万分。兰锋自小就有个参军梦,那些金戈铁马的故事、大漠孤烟的传说在他的心里种下了戍守边关的种子。如今,站在边远、艰苦的哨所,经受着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,兰锋并没有后悔,他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。还记得班长说过,每一位驻守过党旗山的官兵,都能感受到凝铸在这山背后的炽热忠诚。

正想着,只见班长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中展开,战士们向着国旗庄严宣誓,铿锵有力的誓言久久回荡在雪山之上,也回响在兰锋的心间。

## 红柳依依

■邵博康 张石水

痕迹——这是阿里常见的天气。

难以想象,在70多年前,面对高原缺氧、风雪严寒,还有横亘在眼前的道道冰山达坂,先遣连官兵是靠怎样的信念跋涉向前?先遣连到达藏北高原时,大雪封山,没有向导,更没有后勤补给。几个月的时间,官兵不断深入生命禁区,在危难关头义无反顾,有些人献出了生命。连队不断减员,最多时,在一天内接连举行了11场追悼会。

“奴尔甫烈士,1931年出生,1950年进藏时牺牲。”“董秀娃烈士,1930年出生,1950年进藏时牺牲。”……从一排排墓碑前肃然走过,我们心中默念着每名烈士的姓名、籍贯、生卒日期,不禁湿了眼眶。先遣连的烈士,除李狄三35岁稍长外,其余皆逝于20多岁的青春年华。泪眼中,我们仿佛看见,一支百余人的队伍顶风冒雪、艰难跋涉。他们互相搀扶着,翻越座座雪山达坂……

20多年前,50岁的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时途中,因车祸殉职。生前,他两次援藏,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行程8万多公里,跑遍了全区106个乡镇的98个。访贫问苦、调查研究,他为寻求阿里摆脱贫困、实现富裕的振兴之路而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“远征西涯整十年,苦乐桑梓在高原。只为万家能团圆,九天云外有青山。”这是孔繁森留下的诗篇。在藏十年,他为当地的发展呕心沥血,倾尽所有。

“一尘不染,两袖清风,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;二离桑梓,独坐雪域,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。”墓两侧的石碑上,镌刻着人们对孔繁森的崇敬和怀念。

在陵园后侧的墓区,有几排墓碑,其中有近一半的墓碑上都刻着共同的名字:无名氏。我们细数,总共38座。在那生活艰苦、条件落后的年代,参与阿里建设、守护阿里安宁的他们,因身体疾病、意外事故等原因,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长眠高原,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。他们或许是军人、工人、修路人,他们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、坚守过。

陵园外的山坡上一片荒芜,园内的红柳却格外茂盛。这些耐旱、耐盐碱的红柳,将茁壮的根系扎入高原,向阳生长,用片片柳荫守护着烈士的英灵。戍守在这里的官兵,也如同这株株红柳,坚强刚毅。

有风吹来,依依红柳下,我们久久伫立。



# 长征

第6285期